

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九十一編

泰西古劇

卷中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泰西古劇目錄

卷上

續盜

橫

嘯

圓

風

婚

刺

蠱

危

婚

卷中

鬼

弄

風

情

鹿緣

夢魔

湖燈

酖兒

傭誤

劇殺

情關

蠻殞

妬變

卷下

婚詭

踐誓

戕弟

埋恨

虹渡

貞驗

情蹇

淫譴

劍酬

情悔

尸囊

識應

藥禍

槐劍

星幻

泰西古劇卷中

英國達威生原輯

閩縣林紓同譯
靜海陳家麟

鬼弄

德國城中。一學生獨坐試驗室中。潛思人生學問。直一空幻之物。因思生人之心力有限。世上之物理無窮。安能一一加以剖析。此學生已近中年。名包司替。研究化學。欲點鐵成金。並一切幻術。衆皆服其心思。然亦畏其詭異。而包司替學問既深。然尙不得其要領。故獨坐時。頗用以自傷。以爲無得。且生平以研學之故。舉生人老樂趣。一一委之。今年且老。終歸無用。又何爲者。且學深而年老。

固不能反老而還童。似此亦頽然聲影之皆寂矣。此時頗愠怒。卽起取酒。加以毒藥。欲就此自殊。剛欲入口。忽聞門外有農夫作歌。厥聲甚樂。包司替遂置杯於几上。傾耳聽之。忽爾灰其死念。復冀生全。以秧歌中意。皆主愛情。及乞上帝庇護之意。包司替此時忽變計。召集羣鬼。計事立時。雷聲大動。一厲鬼立於其前。包司替本未經試驗。此時見厲亦大震恐。厲鬼執長刃。似當時之武士。名彌拖力。問包司替曰。先生召我何爲。欲富耶。貴耶。主一國耶。包司替搖首曰。凡爾所言。均非吾欲。唯乞魔王還我青春。果得如此。則幸福當未有艾。厲曰。可。吾力能爲君之地。唯君之靈魂。當爲我所轄。厲言後。出羊皮紙。請包司替簽字。包司替不可。厲見狀。則以他術誘之。卽揮刀行法。立時幻境見於包司替之前。包司替舉目見四

壁已空。似展圖於其前。萬綠交織中。短籬茅舍。門外坐一美人。紡紗。美且如仙。包司替心爲之動。厲曰。此女如何。果能允吾所爲。則卽以此女奉餉。包司替大悅。卽取皮紙。簽書其上。而眼中幻境。遂漸漸而沒。厲取案上藥酒。傾之。則別取一酒。請包司替引滿。酒入後。立化爲俊美之少年。而心思勃勃。果如年少之時。立時衣服美麗。金鈔充積。包司替卽隨厲鬼。四出浪遊。而此厲亦日夕相隨。包司替謂厲曰。向者綠陰之美人。不當令我一見耶。厲曰。可。卽引至牛倫伯格。以所見之美人。卽在此村莊之內。旣至。適逢墟集。包司替見人多如虱。各自盛服。男女雜沓。歌者笑者。不一而足。忽見有一軍隊。集於樹下。小逆旅之前。飲餞別之酒。兵中有少年。曰瓦倫替。亦在行間。似有所思。餘人則爭露醉。咸止其勿爲鬱鬱之容。瓦

倫替曰。吾有弱妹馬加他。平日依我。我行則無保護之人。妹美而賢。今雖依一老嫗而居。而吾心終怏怏。蓋非余照料。難免不爲強暴所汙。正太息間。有一少年名沙卜。年雖未長。膽力至巨。謂瓦倫替曰。君恣行。賢妹吾爲將護。瓦倫替曰。善。卽引沙卜之手致謝。遂亦浩飲。而厲亦化爲人。入諸羣中。自薦其能歌。衆見厲兇醜無倫。顧亦不能峻卻。則聽其奏技於前。歌已。復請爲諸人占休咎。沙卜心知其非人。厲見沙卜輕其爲人。卽前引其手曰。爾此手至不祥。無論拈何花。朶花卽枯槁而死。至於諸君所飲酒。亦非佳釀。不成其爲酒。此時羣飲於樹陰。厲卽拔刀誦咒。忽見逆旅旁之石象足下。一小簫美酒。卽從是間涌出。衆爭取飲。酒力直達四肢。作奇暖。厲見諸人飲此烈酒。人人攢眉。厲曰。吾亦飲之。飲時祝曰。吾祝馬

加他。福壽長臻。瓦倫替聞名大怒。卽拔刀擊厲。沙卜亦拔刀助之。諸人大譁。爭出其劍。厲在。身。外。畫地作圓。而諸人環攻。刀近圓中。立斷。爲兩。衆曰。是能邪術。不易當也。於是爭向十字架禱告。厲大驚。而遁。諸軍亦行。行後厲與包司替亦至。包司替蓄意欲面夢中之麗人。厲允爲介。此時竟引至馬加他家。道逢馬加他。垂首而前。包司替注視。果曾見之於幻境之中。卽行至馬加他之前。言曰。女士獨行踽踽。吾願將護而歸。女見爲不相識之少年。頗不爲禮。然見包司替風韻殊佳。少年美麗。心亦爲動。然尙作莊容。曰。吾村女胡敢勞及貴人。語後仍珊珊而去。包司替目送其行。蓋愛情已動。不可猝遏。厲見包司替情動。卽從而鼓動。復以術蠱馬加他。令之涉於邪僻。是夕引包司替入女寢室。然門外亦有小園。遇沙卜出。

其門沙卜者。蓋愛馬加他。逐日爲之探花。寘其窗戶。是夕探花花。卽立。萎因思及適間所見怪人之言。想此手必爲怪人所弄。卽取聖水沐之。更取他花花。遂不萎。仍寘女窗戶間而去。沙卜去後。厲亦至園次。見沙卜之花。厲遂出小匣中珍珠及小寶石置花之次。伏而俟女之出。已而馬加他果出。心中頗思包司替。忽見窗間有花。知爲沙卜所貽。猝見小匣。心大異之。啓視則大笑。中有寶石珍珠。於是珠加頸上。釧加之腕上。小匣長數寸。儲寶物甚夥。女粧飾旣竟。見匣中有鏡。照之。則風致如仙人。意令情人見之。將以此身爲公主矣。此時老嫗馬沙出。卽其兄所託之人。見馬加他盛飾。則大愕。然馬加他亦頗以爲媿。欲不令馬沙見之。馬沙曰。此物必爲貴人所遺。不然爾胡從得。而包司替及厲。已自樹陰同出。厲謂馬

沙曰。吾有事奉商。卽引此媼。入諸林際。意聽包司替與馬加他。相見敘情款。包司替趨前。自陳情款。請彼此結婚。馬加他初弗允。包司替至再摠誠。女爲所奪。遂彼此互抱而親吻。而厲尤從中慫恿。包司替匪所不至。二人旣歡洽無間。於是醜聲四播。女伴皆引而去。前此人人爭奉爲閨範。至是咸屏迹。勿至。惟沙卜仍憐女之見欺於人。則時至而慰撫之。後此馬加他亦中悔。則至教堂自懺。願厲仍以術弄之。終無湔滌之時。一日馬加他在教堂禱告。而兵隊以奏凱歸。瓦倫替功亦卓著。思面其妹。待馬加他稱頌。其人至時遇沙卜。一一語之以狀。瓦倫替爽然自失。無可如何。已而大怒。入責其妹。而馬加他適在教堂。而沙卜則馳告之。此時厲與包司替亦至。包司替聞瓦倫替歸。亦頗中悔。然厲意必欲蹂踐此女。至不

留餘地。乃把絃至女窗外。歌淫冶之詞。瓦倫替怒。執刀而出。竟與包司替決鬪。包司替有厲爲助。瓦倫替中要害而僵。而沙卜已同馬加他馳至。女見其兄被創。大哭伏其兄之次。瓦倫替怒曰。爾爲門戶之辱。乃使我至此。力推而仆之。怒極遂殞。馬加他知兄之死。蓋爲己也。羞憤不可自聊。卽歸寢室。先殺其所生之兒。官中聞之下女於獄。用待纒首。女怨懟而病。且待決矣。包司替亦怨艾無極。得厲之力。潛入獄中。請女同逃。而馬加他知明日就刑。心神髣髴。忽引目見厲。卽峻拒包司替弗聽。蓋馬加他於其兄未歸前。已禱上帝自懺。是夕仍跪諸獄。喃喃陳說其罪狀。包司替百端勸諭。而馬加他弗動。已而頽然死於二人之前。厲見害死一人。心中大悅。忽聞空際有人言曰。馬加他引罪自懺。上帝已曲赦之矣。包司替

大驚。亦跪而祈禱。厲知包司替。皈依上帝。則已無力。足以驅遣其人。而包司替。遂悔過爲善。絕此厲鬼。不與往來。

備誤

亨雷他女士。一日夏中。獨坐無聊。所居爲雷他蠻得。亨雷他本女。皇安尼之女侍中。爲宮中傾城之麗人。然居恆不樂。蓋宮中長日。豪宴及跳舞。亨雷他心厭其瀆。既出宮寧家。略覺清寂。足以怡神。是日正有所思。而女僕那生。不知其所爲。進曰。主人今日何爲不適。夫以麗色冠時。既富且貴。宜無憂懣之時。何爲有不豫之色。亨雷他曰。吾厭聞此言。惟得新樂趣。方足圖生。不然。吾鬱鬱死矣。復有男僕入言。崔司登勳爵至。語後一中年精壯之人入。風範似屬巨家。且二人有連。而崔司登亦愛亨雷他。遂問宮中事。且云。今日

果何適。吾願侍行。女曰。爾之所言。均非吾嗜。此時聞窗外有歡笑聲。女開窗外視。見一隊村姑。將赴市場。以待招傭者之自取。女知此種人。貢身爲人奴。則微笑以爲得趣。卽呼那生曰。吾亦與爾僞爲行傭者。以戲此招傭之人。崔司登。汝亦從我。且僞爲吾兄可也。崔司登身爲貴族。聞言大詫。以爲怪特。亨雷他則力干其行。且曰。爾若不從吾言者。後此爾我不相通。問崔司登。不得已允之。因變服爲村人。同行至市場。崔司登爲其所強。怏怏不可以狀。旣至則市人大集。村女列隊。以待招傭之人。亨雷他徑入其間。而崔司登不可。女及那生已奔入隊中。此時有村間兩少年。一曰卜魯克。一曰來安奴。此二人共耕一田。唯家無女僕。故卽市場中取之。此二人者。情義至篤。乃非骨肉。自少同居。以至於長。此二人所以親稔。

至此。蓋自少已然。唯因卜魯克之父母。曾爲來安奴之父。拔自死
中。由是同居。來安奴父亡。而遺一子。臨死。予以戒指。曰。果後。此不
得已者。卽用。是貢之女。皇則爾之命運。可立轉。然卜魯克之父母。
實肩託孤之任。因畜來安奴爲子。同於己子。迨長。遂將遺產分授。
二人爲異姓兄弟。方二人在市場選女僕時。望見亨雷他及那生。
此二人見兩傭皆美。卽至其前。商酌傭值。較他傭爲高。亨雷他竟
公然允之。且見來安奴儀觀甚美。彼此互悅。遂以限波送媚。改名
爲馬莎。那生見主人受傭。亦允卜魯克。於是主僕二人。隨卜魯克
及來安奴而去。且受值一年。亨雷他此時。顧那生而笑。語來安奴。
曰。吾二人初未願爲傭。特閨中無聊。故用。是爲笑樂耳。來安奴慍。
曰。安能以此爲戲。以法律言。爾二人受吾傭值。不能不盡其職。於

是爭聲起而司市者聞言問狀不直。亨雷他趣之行。亨雷他知事。敗又不能露其真名。防爲女皇所聞。且致罪責。而崔司登至見狀。大怒欲奪歸。此二女於是市人大鬩擒崔司登。置諸隅陬不聽與其事。而來安奴卜魯克力引二女而去。亨雷他心思萬不能與競。且至田莊再圖私遯。二人旣得兩傭命之治事。百不能任。但坐食而已。而那生一舉手卽立碎器皿。二人遂分教二傭俾勿敗己事。卜魯克引那生至廚次治饌。來安奴則教亨雷他紡絲。亨雷他見來安奴儀觀早已醉心而來安奴亦悅。亨雷他萬種熨貼以博女之歡心。無心中一觸亨雷他之手。柔輒。無倫膚膩如脂。知非尋常女子也。女紡絲時來安奴立其旁視之如讀美人之圖畫。此時彼此皆款款有情。而亨雷他身淪田家旣不能歸亦不覺苦。不期發

聲而歌。歌罷。來安奴心醉如狂。則長跪。其前。自陳其愛。請結婚。爲夫婦。亨雷他大驚。以爲愛情之動。不應如是之速。則一笑置之。來安奴見亨雷他之笑。不似有情。則惘惘不可自聊。而卜魯克亦愛那生。顧那生碎其物事無數。心不之懌。然愛慕之情。未嘗減也。時天已暮。飭其歸寢。來安奴歸。卜魯克曰。吾奈何以資僱。此不適用之人。是夕主僕同宿一室。久之。知主人已寢。則思潛逃。忽聞窗外有人呼。已開窗。外望。則崔司登也。匆匆言曰。吾已備得一車。在村外。爾越窗而出。就車。則脫此阨苦矣。二女如言。徐徐越窗而出。及車將行。而來安奴始覺。見二傭逃遯。則大怒。立起。四覓不可見。而亨雷他歸後。卽入宮侍女皇。然心中甚念來安奴。意欲一面其人。又以貴族與平民相距至遠。萬無款洽之地。而來安奴之愛馬莎。

念念未亡。四出尋迹。卽卜魯克亦爲那生迷惘。忽忽如有所失。一日女皇出獵。入森林。亨雷他以女侍中扈蹕。那生亦從行。女皇旣出。侍從甚衆。亨雷他忽一人獨至林木稀疏處。獨坐思來安奴。而那生尙隨衆行獵。忽卜魯克行經樹下。適與相見。卜魯克卽曰。汝非我逃傭耶。立隨吾行。那生僞爲不相識者。卜魯克尤怒。進引其手。那生大驚。諸貴族見狀大怒。以爲村農無禮。爭圍而鞭之。卜魯克遂潰圍而遁。而來安奴亦適於此時散步林間。無心至亨雷他坐處。初見一美人。衣獵衣。稍近。則所思之馬莎也。赫然相遇矣。來安奴卽伸兩臂來抱其人。亨雷他初意亦欲與之敘情款。旣思女皇在此。一爲所聞。則貴族之門望墜矣。卽變色作不相識狀。斥之曰。爾何人。乃敢近我。來安奴見女立變顏色。亦怒曰。吾爲爾主。爾